



第六卷

从维熙文集

文艺出版社

从
维
熙
文
集

作者 1989 年底肖像



作者于 1987 年应欧洲华人学会之邀出访欧洲。此图片是他在柏林时期，应邀在“作家屋”讲“大墙文学”。



1987 年作者在法国巴黎的
雨果塑像之下



1987年作者与文友张洁在奥地利穆劳小镇。

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 波

长期以来，我们不谋而合地萌生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赢得世界性荣誉做点事。这个久久驱动着我们的愿望，终于促成我们共同创立了《宏艺文库》。

中国文学走过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悠久、辉煌但却坎坷不平的路程。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文学从来就是世界文学整体中一个非常璀璨的组成部分。它作为四大古代文学之一，曾气势磅礴地引领了世界许多区域的文学发展。中国有最动人的神话与传说，足以同世界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中国有最雄壮的英雄叙事诗，足以自立于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中国有着最具天才的古代诗人，写下了足以令当今世界叹为观止的传世佳作；中国还有《红楼梦》这样的里程碑式的辉煌作品，它的艺术成就可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兰桂齐名。中国文学——无可置疑地占

据了世界文学史的重要位置。

但是，说到当代文学，却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中国文学虽有富有的过去，却也有贫乏的现在。中国文学的现实当然并非如此。我们创立《宏艺文库》就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有灿烂辉煌过去，更有灿烂辉煌的现在和未来！

夏衍先生将中国新文学分为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五四”之后；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50年代前半期；改革开放时期即新时期文学。前四个时期业已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而新时期文学从十年浩劫的荒漠中跋涉而过，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狭隘走向开阔。好的作品空前多的降生，好的作家空前多的崛起，异彩纷呈的文学流派空前活跃，中国文坛也以空前的勃勃生机参与着世界性的文学事业。中国当代文苑呈现出百花争妍的艺术景观。我们的《宏艺文库》要在全世界面前展开这幅绚丽的画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为此，我们将在《宏艺文库》中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文集，每位作家都应具有“国家级”水准，每部文集都要充分展示作家的创作精华。这无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构思，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举措。因为它架构的是一座艺术建筑群。

在《宏艺文库》这座恢宏建筑中，成为基石的，应该中国的优秀作家。我们深深敬重那些真诚献身于中国文学的耕耘者，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中国文学的动力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文学事业

作出的牺牲是动人心魄的，也因此而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宏艺文库》将不遗余力地把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品奉献给国人，奉献给世界。作为出版者、作为实业家，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文学的强大，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仅靠作家们默默的辛勤劳作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要有全社会戮力同心的协作。出版者对作家用心血凝结的成果，要有一份再创作，一番精心包装，如同一座建筑的内外装修，精心装扮以后，以动人的风采，与世人相见。作为实业家，也有自己独特和强有力的方式，为中国文学作出奉献。这样，作家、出版家和实业家就形成一种自然的“三元”结合，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同心协力，“构筑恢宏的文学殿堂，开辟璀璨的文学天地”。

自序

编选这8卷文集，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自我文学之旅。有的作品使人欣慰，有的作品使人怅然；因而心绪有时如登上峰峦，有时又跌入低谷。

大概是在1986年，张贤亮曾在《文汇月刊》上写过我一篇文章，题曰：《我写维熙》。他说对于我和他这样命运坎坷的作家，文学的“黄金时代”从平反之日就开始了。这话讲得十分准确。蕴藏于腹地的地火岩浆，其实早已在内心自燃，因而在新时期文学之始，我没等待什么信号，就产生了文学井喷的奇观。他还自信我们这些历史苦难儿的作品，至少会给历史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也许这话不是他孟浪的寓言，而是科学的推断，因为自古至今，“磨砺出青锋”、“苦难修真经”，算是一条定律。如果文集中某些篇章的生命，能比我活得时间更长一些，也就不虚枉来人世一回了。

“大江歌罢掉头东。”时间和历史的狂涛，淘尽了千古文人的灵与肉；但是他们灵犀之火碰撞而成的文字，有的却与世长存。哪怕是流星的瞬息即逝的光束也好，它总算在漫漫夜空，抛物线般地以亮光滑过天宇，留下燃烧自己的悲壮一幕。

查阅一下我的创作年表，我从1951年1月1日以碧征为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稚嫩的少作，到编辑我这8卷文集的1995年春初，逝水流年已然过了44个年头。但仔细推算一下我从事创作的时间，却不足44个年头的三分之一。1951年到1957年的6年多光景中，我的本职是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属于业余创作队伍之行列；1957年至1976年，我沉沦于社会底层20年；1979

年我重返京华文坛之后，又有5年多的时间主持一家出版社的工作，7年多的光阴滥竽充数于中国作协党组。从这个意义上看，8卷文集的出版，至少说明我没有虚掷光阴，没有愧对无情而怪吝的时间老人。我把一块已经停摆了的挂钟，时针拨到下午四点，放在我书房之内，意在时刻提示自己生命已进入黄昏斜阳光景，要“老牛自知夕阳短，不待挥鞭自奋蹄”！

之所以如此苛求自己，实因20年开掘的这口深井，还有许多待写的东西没有完成。文集中收录的《走向混沌》我刚刚写完第一部（1957—1962）。其续集《折梦桃花源》以及长篇系列《逃犯》第二部，才刚刚动笔不久，因而轻车肥马、游山玩水，怕是与我不绝了缘分。即便偶然为之，也是为了解除过度劳累，缓冲一下中枢神经，为新的冲刺做精力上的准备。

感谢云南“宏达集团”和华艺出版社能把我的拙作纳入他们的出版视野。也要感谢生我养我的故土，家乡的“豪门集团”把文集的出版，视为故园的一件文化大事。为此，我在编选文集时，不得不严谨从事，尽量去粗留细，沙里淘金。尽管如此，历史留给中国文学的某些烙印，在作品中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文集的全部作品，都呈现着一个历经苦难的作家的良知以及他对这片黄土地的真诚。仅此而已。

趁此8卷文集面世之时，我还要向昔日保护、爱护并关心过我的评论家、编辑家以及厚爱我的读者，表达一个作家最真挚的谢意！

从维熙

1995年4月18日于北京团结湖

第六卷说明

本卷编选的作品，历史和时间跨度很大。它包括我 50 年代初期牙牙学语的稚嫩之作直至 1995 年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

1950 年至 1957 年我发表了近 40 万字的作品，但此次入选的，只有寥寥 14 篇。我在目录编排上使用了“短篇”这样一个含糊的称谓，意在告诉读者，这 14 篇作品，并非都称得上是“短篇小说”；但既是文集，总要留下少作影子，便挑了又挑，将蹒跚学步的“文学婴儿”编入文集。值得提及一笔的是，早期作品中的尾篇——短篇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是我 1957 年错划为右派的文罪之一。今天的读者如有兴趣翻看一下，一定会捧腹大笑。但在当时有两位著名老作家和一位文坛泰斗著文进行声讨。我十分崇敬的一位文学大师，居然上纲上线至小说“意在煽动农民造反”。

俱往矣！

1978 年至 80 年代初期的短篇小说，可以视为我转型时期的试笔之作。我曾力图保持 50 年代文学创作的清新风格，但是 20 年风雪驿路的生活，使我无法抗拒艺术裂变；因而始自 80 年代中期的短篇小说，也像中篇小说一样，在创作上有了明显的蜕变。如《牵骆驼的人》、《钓龟记》等篇，已完全叛离了我文学少年时期的艺术追求。《酒魂西行》这组系列短篇，前五章发表在 1986 年《文汇月刊》，后十五章发表于 1992 年《花城》、1993 年《广州文艺》、1995 年《十月》，时间跨度为 10 年。因它属于荒诞现实主义创作之列，台湾《民生报》发表评论家陈信元的文章，说此系列

小说与昔日漫画家丰子愷老先生《伍元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还要向读者交待的是，此卷中的《鼎》、《葵花嫂外传》、《祭红》三篇，从篇幅与小说结构上看，都介乎中篇与短篇之间。为了各卷文集编选的字数尽可能均衡一些，笔者将其编入此卷之中。敬希读者鉴谅！

目 录

《宏艺文库》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波 (1)
自序·····	从维熙 (1)
第六卷说明·····	(1)

1957 年前短篇

夜过枣园·····	(1)
故乡散记·····	(6)
在河渡口·····	(10)
望月老头·····	(13)
报矿姑娘·····	(18)
红林和他爷爷·····	(22)
老莱子卖鱼·····	(30)
七月雨·····	(39)
鸡鸭委员·····	(48)
远离·····	(57)
合槽·····	(67)
春子落生的时候·····	(82)
秋天的田野·····	(93)
并不愉快的故事·····	(109)

目录

1978年后短篇小说(含微型小说八篇)

狗的死刑·····	(127)
猫的喜剧·····	(129)
凹·····	(132)
凸·····	(135)
灯和灯的影子·····	(139)
爱的墓园·····	(145)
霉雨	
——一场“戏外戏”的录像·····	(147)
艺丐·····	(154)
女瓦斯员·····	(161)
洁白的睡莲花·····	(182)
静静的夏夜·····	(200)
梧桐雨·····	(226)
献给医生的玫瑰花·····	(242)
心河·····	(263)
葵花嫂外传·····	(284)
第七个是哑巴·····	(341)
心灵上的墓碑·····	(361)
相逢在大洋彼岸	
——谨将这个绝非虚构的故事，献给年轻的朋友·····	(372)
临街的窗·····	(385)
清明祭祀图·····	(409)
鼎·····	(451)
陨落	
——《鼎》续篇·····	(501)
牵骆驼的人·····	(527)
钓龟记·····	(544)

花葬..... (552)

祭钟..... (564)

祭红

——世纪末的故事..... (571)

酒魂西行

——系列短篇二十章..... (604)

第一章 肉贩..... (605)

第二章 鬼戏..... (618)

第三章 赎妻..... (625)

第四章 陨落..... (636)

第五章 诞生..... (642)

第六章 连环套..... (649)

第七章 猫咪咪..... (661)

第八章 鼠吃猫..... (676)

第九章 过河卒..... (688)

第十章 空姐梦..... (703)

第十一章 孜孜跑了..... (719)

第十二章 骗子吃“贼”..... (734)

第十三章 偷驴的与拔槌的..... (744)

第十四章 死鬼作媒..... (757)

第十五章 隔墙夜话..... (767)

第十六章 “武大郎”换妻..... (776)

第十七章 办事处遇“鬼”..... (796)

第十八章 鬼戏人..... (807)

第十九章 人戏鬼..... (830)

第二十章 “月下佬”离婚..... (844)

“下里巴人”一回

——《酒魂西行》后记..... (853)

目录

附录

《从维熙短篇小说选》序…………… 孙犁 (855)

夜过枣园

下了长途汽车，正巧是县城里的集市；虽然太阳已经偏西了，集市上还有买有卖。

我想到东关鱼市上，搭两个村里的熟伴回家。就在我刚刚拐过石头桥的时候，后面有个破锣似的声音喊我：

“前边走的是二柱吗？”

听这嗓音，甭回头，就知道是村东头铁虎子哥。他是村里的民兵大队长，有名的大嗓门，出了名的火爆脾气。我压着心里的惊喜，装没听见，继续往北走。“嘿，是二柱吗？”喊话的是个女声，声音过后，紧连着两声清脆的鞭花声，我把身子回过来，第一眼就看见铁虎又黑又红的脸膛，旁边坐着的我也认出来了，是铁虎媳妇石翠兰。

我没有寒暄别的，先打趣道：

“好哇！赶大集还总得两口子一块儿来，搁在家，怕让耗子拉去！”

“不！”铁虎子郑重其事地给我解释，“你忘啦，前年你嫂子到县卫生训练班来学习，今年都成治病先生了，前天，家里小虎

子病咧，村里人催我接她……”

我知道铁虎子哥是心事挂脸的人，我忙收起笑脸。

哪知石翠兰一把话茬接过去，问题就拐了弯儿。她说：“看你铁虎子哥，见你面啥话不说，净说点家务事！”

“孩子是娘连心肉，你不疼啊！”铁虎子声音很大，看看我，大概是不好意思发作，口气小下去说：“知道你当先生啦！要不是社里人闹着，我才不来接你呢！”

石翠兰说：“谁的孩子都得疼啊！我背着药箱子，看到过多少个当娘的！刚才没跟你说吗？让你等会儿，人家娘背着孩子，从老远来的。咱在县医院扔下人家的，跟你回家看家的去！”

“得了！”铁虎子翻瞪两下眼珠子，知道理屈，嘟囔着，“咱们的小虎子，不是你秧儿上的瓜！”

铁虎子红头涨脸地回过头去，错乱的拍了骡子一巴掌。车很快地爬上了县城外的沙窝道。

铁虎子嘴里不断地骂着牲口。石翠兰扭过头来，问我在北京的情形，特别是问到卫生情况。铁虎子毕竟是个直性子，嘴噘了不会儿，就聊在一起了。

车，走了20多里沙窝道，好容易上了硬干土道，铁虎子惦着儿子心切，在半天空甩着响鞭，骡子车在平坦的路上小跑起来。他还不住嘴地念叨：

“过了枣园，几袋烟的工夫，就到家了！唉！小虎子嘴唇烧得像热火炭似的。”

我抬头一看，可不是到了枣园了吗！六月的天气里，村子周遭的酸枣树上，挂着浅红的小酸枣，红红的，像把整个村子埋起来了。满树丛子的“福天”拉着长声叫唤着。

车钻进绿葱葱的枣树丛子。就在车刚要穿过街口的时候，从街口闯出个老头子来，要不是铁虎子连拉缰绳带吆喝，老头子或许和牲口碰到一起了！